

谈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手稿

戈宝权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鲁迅逝世的十个月以后，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定的《且介亭杂文》，终于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了。当打开这本一九三四年所写的杂文集时，我们首先就看到他在当年三月二十三日写的《〈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

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就在同一本杂文集的《附记》里，鲁迅又这样写道：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 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象还没有出版。

鲁迅在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夜写给楼炜春的信中，也提到《草鞋脚》这本书：

炜春先生：

蒙惠函并适兄^①笈，得知近状，甚慰。

适兄译成英文之小说，即《盐场》，并非登在杂志上，乃在一本中国小说选集，名《草鞋脚》者之中，其

^①适兄即楼适夷，楼炜春是楼适夷的堂弟。

书选现代作品，由我起至新作家止，共为一书，现稿已寄美国，尚未出书，待印出后，当寄阅也，希便中转告。

从那时起，多少年来大家都非常关心《草鞋脚》这本书，究竟曾否出版。这样经过了整整四十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四年，这本题名为“Straw Sandals”（《草鞋脚》）的书，方由美国麻省诸塞州（旧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部（The 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初次印出来。这年的十二月，编者伊罗生把他手边保存的鲁迅和茅盾写给他的信件以及有关编辑这本书的手稿等，全部赠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今年七月二十三日，该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把这些珍贵的手迹影印出来寄给北京图书馆，使得我们有可能就这些手稿对鲁迅、茅盾和伊罗生的交往、以及《草鞋脚》这本书的编选、翻译和出版的经过，作一次比较全面的研究，并为我们编印《鲁迅全集》和《鲁迅手稿全集》提供了更新的史料。

一、鲁迅和茅盾与伊罗生的交往

鲁迅和茅盾与伊罗生的交往，主要是三十年代初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的事。我们在《鲁迅日记》中见到的伊赛克、伊洛生、罗生和书信中见到的伊罗森、伊先生等名字，就都是指伊罗生而言。

伊罗生全名哈罗德·罗伯特·艾萨克斯（Harold Robert Isaacs），是位美国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他于一九一〇年生于纽约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从一九二八年起任《纽约时报》记者。一九三〇年来到我国，任上海的两家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和《大陆报》的记者与编辑。一九三一年他曾沿长江上

溯，深入四川、西康等地旅行，几乎到达西藏；在返回上海的途中，又目睹了当年夏季长江大水灾的惨状。“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我国东北，这时上海左翼的朋友们都建议他创办一个英文刊物，这样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起，在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协助之下，由他主编的英文《中国论坛》（“China Forum”）半月刊就正式创刊了。刊物的主要内容，在于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的革命文艺作品。为了纪念左联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烈士殉难一周年，在创刊号上就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发表了有关他们被捕与牺牲的报导文字。第二期上又发表了胡也频的小说《同居》，此后各期还发表过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和殷夫的诗《血字》等。上海“一二八”战争的爆发，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一些影响，停刊了一个时期，但这个刊物还是出版了三十九期（最后的十六期是用中英两种文字合编的），直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停刊为止。

从《鲁迅日记》中，我们最初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二日才见到有关伊罗生的记载：“上午伊赛克君来”，这时鲁迅正住在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现名北川公寓）三楼，可能这就是他们的初次相见。据茅盾的回忆，是当时正在上海工作的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把伊罗生介绍给鲁迅和他的，而且伊罗生这个中国名字也是由他们代取的。当年十一月上旬，鲁迅到北京探望他母亲的病，月底返沪。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有“得伊罗生信”。到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出版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一期上，就发表了《鲁迅在北平》的新闻报导；三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上，又发表了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

一九三三年一月，鲁迅与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人组织

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沫特莱和伊罗生都参加了同盟的对外宣传工作。从这时起，鲁迅和伊罗生的接触和交往也比较多。如《鲁迅日记》中二月十一日有“下午伊洛生来”。鲁迅于四月十一日迁居到施高塔路（现名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居住。五月二十八日有“以戈理基^①短篇小说序稿交伊罗生”；七月五日又有“晚伊君来邀至其寓夜饭，同席六人”，查伊罗生这时正住在苏州河北岸北苏州路河滨公寓六〇九室，又估计同席的六人当中会有茅盾、许广平和史沫特莱等人。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中国论坛》半月刊停刊，伊罗生就准备同他在一九三二年九月结婚的夫人维奥拉·罗宾逊(Viola Robinson，中名姚白森)到北京去居住，专心从事翻译中国从“五四”以来直到三十年代初的革命文学作品。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伊罗生曾在二月二十八日访问过鲁迅，日记中有“下午伊君来”；到了三月二十五日又有“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饌，为伊君夫妇饯行，同席共十人”，估计其中也有茅盾和史沫特莱等人。伊罗生在《草鞋脚》的序文中曾提到他去北京的事：“当我的妻子维奥拉和我从上海迁居到北京，在那里我们把完成收集和翻译中国小说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从现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写给伊罗生的信来看，伊罗生在离开上海去北京之前，曾与鲁迅和茅盾商谈了编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而且草拟了初步的选目，这也就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的前身。

^①即高尔基。这篇高尔基短篇小说序稿不知何所指。查这时瞿秋白编译了一本《高尔基创作选集》，书后写有《后记》。这本书一九三三年十月由生活书店用萧参的名义出版，后又经鲁迅编入《海上述林》下卷。《后记》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不知鲁迅提到的“序稿”是否与此文有关，特提出供研究参考。

二、围绕着编译《草鞋脚》小说集的有关书信和手稿

从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书信与手稿中，我们见到有两面茅盾亲笔写的选题，看来这是在同鲁迅研究之后草拟出来的，初选的作品共二十七篇：

关于农村生活的：

禾场上	征 农
多收了三五斗	叶绍钧
一千八百担	吴组湘
五十元	王统照
春蚕（已译）	茅 盾

关于工人生活的：

水棚里的清道夫	欧阳山
倾跌	草明女士
一件寻常事	张天翼

关于“一二八”及东北义勇军的：

总退却	葛琴女士
骚动	张 瓴
咆哮的许家屯	艾 芜

关于“苏区”生活的：

通信员	东 平
老人	沙 汀
金宝塔银宝塔	丁 九

（已译登《中国论坛》）

关于“白色恐怖”的：

死	适夷
关于内战及士兵生活的：	
我们在地狱	连清
雪地	何谷天
其他：	
迟桂花	郁达夫
冬儿姑娘	冰心
将军	巴金
制服	魏金枝
大泽乡	茅盾
丁玲两篇：	
莎菲女士的日记	
水	
鲁迅：	
风波	
怀旧	
伤逝	

伊罗生在篇名下都记了字数，估计全书的篇幅在二十二万字以上。在编译的过程中，有些选目是采用了，如鲁迅的《风波》和《伤逝》，茅盾的《春蚕》，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征农的《禾场上》，王统照的《五十元》，东平的《通信员》，丁九的《金宝塔银宝塔》，适夷的《死》，何谷天的《雪地》等；但也有些选题未被采用，而是改选了其他的作品，或是新增加了一些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也频和柔石的小说以及殷夫的诗。

从《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伊罗生在一九三四年曾多次写

信给鲁迅，可惜这些信都没有被保留下来，现在我们只能从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写的信中，才知道这些信都是与编译《草鞋脚》有关的。鲁迅在五月二十八日写道：“午后得罗生信”，这是伊罗生到达北京后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五月三十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复罗生信”，这封信是鲁迅亲笔写的（现按原信形式抄录如下，以下仿此）：

伊先生：昨天收到来信，当即送给M.D.看过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正在惦记着的。全书太长，我们以为可以由您看一看，觉得不相宜的，就删去。

删去《水》的末一段，我们都同意的。

《一千八百担》可以不要译了，因为他另有作品，我们想换一篇较短的。又，他的自传，说是“一八……年生”，是错的，请给他改为“一九……年生”，否则，他有一百多岁了，活的太长。

这位作者（吴君），就在清华学校，先生如要见见他，有所询问，是很便当的。要否，俟来信办理。倘要相见，则请来信指明地址，我们当写信给他，前去相访。

专此奉复，并问

好，且问

太太好。

L启 五月三十日

这封信开头处提到的M. D.,即茅盾外文名字（Mao Dun）的缩写；信末署的L,即鲁迅的外文名字（Lu Hsun或Lusin）的缩写。信中说“全书太长”，不知指什么书。考虑到原定选题

中丁玲的作品共有两篇，即《莎菲女士的日记》（后有伊罗生用铅笔注的10,000字）和《水》（后有伊罗生用铅笔注的24,000字），现信中说《水》可删去末一段，但伊罗生只选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另译了丁玲的《某夜》，而没有选用《水》，因此猜想“全书太长”，可能是指丁玲的作品，即指《水》而言。《一千八百担》是吴组湘（他的生年是一九〇八年），原列在关于农村生活的选题中，茅盾还亲笔对作者写了一段介绍文字：“吴组湘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写小说，还不过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他也写得不多，只有三篇，可是已能显示他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作家。这一篇《一千八百担》写出了农村破产与土豪劣绅之把持地方。注意：此篇翻译时应加进许多Notes（意为注解——笔者），说明什么叫做‘大宗祠’等等。此篇已登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但这篇小说后来未被收入《草鞋脚》小说集。

到了七月十三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得罗生信”，七月十四日“与保宗同复罗生信”，保宗即茅盾的假名。这封信是茅盾亲笔写的，信末有鲁迅补写的两三句话：

伊罗森先生：

来信收到了。关于小说集选材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如下：

I、蒋光慈的《短裤党》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我们以为若要选他的作品，则不如选他的短篇小说，比较好些。至于选什么短篇，请您自己酌定罢。

II、龚冰庐的《炭矿夫》，我们也觉得不好；倒是适夷的《盐场》好。这一篇，我们已经介绍给您。

III、由一九三〇年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

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何谷天的《雪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

再者，茅盾以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篇幅，所以他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

除此以外，我们对于来信的意见，都赞成。

我们问候姚女士和您的好。

茅 盾

鲁 迅 七月十四

再：鲁迅的论文，可用左联开会时的演说，载在《二心集》内。又及

在这封信里，接触到不少问题：蒋光慈的作品，后来选用了短篇小说《阿三》；龚冰庐的作品未选。关于新进作家中，选译了何谷天（即周文）的《雪地》，这是原来选题中列为关于内战及士兵生活的作品。信中提到沙汀、草明、欧阳山、张天翼等人的作品，“希望仍旧保留原议”，是指原选题计划中，关于工人生活的，选用欧阳山的《水棚里的清道夫》，草明的《倾跌》，张天翼的《一件寻常事》；关于“苏区”生活的选用沙汀的《老人》，但后来都未选进去。茅盾原建议把他的《秋收》去掉，只保留《春蚕》和《喜剧》，实际上三篇都采用了。鲁迅的作品除原定的《风波》和《伤逝》之外，还选了《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小说，但未选论文。

又这封信的署名，鲁迅的名字是补签的。后面补写的“再”等几句话，是鲁迅亲笔写的，伊罗生曾在上面用英文注明为

“Lu's handwriting”（鲁迅的手迹——笔者）。

七月二十八日，鲁迅又“得罗生信”，这次是由茅盾代复的。

伊罗生先生：

您的七月廿四日的信，收到了。对于您这最后的意见，我们可以赞成。

至于张天翼的小说，或者用《最后列车》，或者用《二十一个》，——《二十一个》是短短的，——都可以。

天气太热，不多写了。祝

您同姚女士的好！

鲁 迅

茅 盾 七月卅一日

八月二十日，鲁迅写道：“得罗生信”；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与保宗同复罗生信”。这封信是由茅盾写的，后有鲁迅的签名：

伊罗生先生：八月十七日来信收到。您翻译的鲁迅序文，还有您自己做的引言，我们都看过了，很好。您说要我们修改您的引言，那是您太客气了。引言内有您注明问我们对不对那一节，我们只知道事实是不错的，可是，那年份是不是一九二三，我们也查不出来，只记得那New China Youth Magazine是“中国少共”的机关报。这报当时是恽代英编的，他已经死了。至于楼适夷的生年，我们也不大明白，只知道他今年还不过三十岁。蒋光慈死于一九三一年秋（或者一九三二年春），死

时大约三十四五岁；他不会比楼适夷年青，那是一定的。

这本小说集您打算取名为《草鞋脚》，我们也很赞成。鲁迅用墨写的三个中国字，就此附上。

您问茅盾《喜剧》中那山东大兵和西牢这一点，这是茅盾疏忽弄错了，请您把“西牢”改作“监牢”（照《茅盾自选集》的页数算，就是一〇八页第十一行中那“西牢”二字）就行了。茅盾很感谢您指出了这个漏洞。

您说以后打算再译些中国作品，这是我们很喜欢听的消息。我们，觉得象这本《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您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我们同样感谢您费心力把我们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革命的青年作家时时刻刻在产生，在更加进步，我们希望一年半载之后您再提起译笔的时候，已经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使您再也没有闲工夫仍旧找老主顾，而要介绍新人了，——我们诚心诚意这么希望着，想来您也是同一希望罢！顺候您和姚女士的好！

茅 盾
鲁 迅
八月廿二日

鲁迅在上信签名之后，又补写了一封信给伊罗生：

伊先生：

许多事情，已由M. D. 答复了，我都同意的。这里只还要补充一点——

一、楼适夷的生年已经查来，是一九〇三年，他今年三十一岁，经过拷问，不屈，已判定无期徒刑。蒋的终

于查不出。

二、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乐君随便翻译，不能答应第二个人了。

三、书名写上，但我的字是很坏的。倘大小不对，制版时可放大或缩小。

此复，并问

安好！

并问

姚女士好，北平的带灰土的空气，呼吸得来吗？

L.-S. 上

附寄：

序言原稿两篇，

M信一封，

书名一张。

鲁迅的信后未写明日期，大概是在看了茅盾代写的信之后补写的，因此在附言中提到“附寄M信一封，书名一张”。又这封信的信封现在还保存着，是茅盾用钢笔写的：“北平大羊（宜）宾胡同一号，姚白森先生启，上海茅寄”。

从这两封信中，我们知道伊罗生编译的这本中国小说集正在顺利进行。伊罗生最初曾为这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取名为《中国被窒息的声音》（“China' Stifled Voices”），后来他又从鲁迅的一篇演讲中取得了“草鞋脚”（“Straw Sandals”）作为书名，而且得到了鲁迅和茅盾的同意。鲁迅曾专为此书用墨笔题写了“草鞋脚”三个中文字，但可惜在后来出版的这本书的封面和里封面上，都未见到鲁迅的题字。

在茅盾代写的信上先提到鲁迅写的序文，最初即称为《序文》，后来收进《且介亭杂文》时才改为《〈草鞋脚〉小引》。至于伊罗生写的《引言》，后来他在一九七三年四月重行改写过，只保留了原有《引言》的一部分，因此已查不到“引言中有您注明问我们对不对的那一节”，但从复信来看，这一节是指有关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的。查《中国青年》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由恽代英主编，并经常撰稿，一九二七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停刊。

至于楼适夷的生年，茅盾写的信中说：“我们也不大明白，只知他今年还不过卅岁”；鲁迅的信中作了补充，说他的生年“是一九〇三年，他今年三十一岁”。据我最近查阅了楼适夷写的自传，并问过他本人，才知道他的生年是一九〇五年，因此他当时只有二十九岁，还有他出生在浙江省余姚县，但伊罗生在作家介绍中，把它说成是上虞了，虽然这两处地方相距很近。

还有蒋光慈的生年是一九〇一年，卒年是一九三一年，他要比楼适夷大四岁。

鲁迅在信中提到：“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乐君随便翻译，不能答应第二个人了”。这里提到的“施乐”，即指美国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而言，他当时把自己的名字译为“施乐”，现在我们通译为“斯诺”。他当时在我国从事新闻工作，并在燕京大学教书，曾译过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等小说，后来收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一书中。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冬天曾给予了他以“翻译的特权”。

八月二十五日，鲁迅又写了一封信给伊罗生，日记中有“上午寄伊罗生信”。信封也是他亲笔写的：“北平、大羊宜宾胡同

一号，姚白森先生，上海吕寄，八月廿五日”。伊罗生在信封上用英文注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日收到”。信的内容是：

伊先生：

前几天我们挂号寄上一信，想已收到。

蒋君的生年，现在查出来了，是一九〇一年；卒年不大明白，大约是一九三〇年或三一年。

我此刻已不住在家里，只留下女人和孩子，但我想，再过几天，我可以回去的。

此布即请

署安。

L.-S. 启 八月廿五日

姚女士前并此问好。

从《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在八月二十三日因内山书店一店员被捕，他不得不暂时避居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家，当天的日记中有“下午居千爱里”，二十四日有“下午广平携海婴来”，二十五日有“上午寄伊罗生信”，足见这封信是在内山完造家写的。

在鲁迅此后的日记中，九月二日有“晚得罗生信”，十一月二十七日有“上午得罗生信”；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又有“下午得伊罗生信”，这些信虽都不存，看来可能都与编译《草鞋脚》一书有关。又在鲁迅一九三五年的日记后面附有《居帐》，其中可以查到伊罗生的通信地址：“北平大羊宜宾胡同一号姚白森女士”。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有“仲方来。伊罗生来”，仲方即茅盾的另一假名，看来这时伊罗生已从北京来到上海，准备返回美国。十月七日有“得伊罗生信”，同月十六日有“夜复伊罗生信”。现从美国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中，见到一封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用英文写给伊罗生的信，由鲁迅亲笔签名Lusin，原文如下：

Shanghai, China

Oct. 17, 1935

Dear Mr. Isaacs.

In reply to your letter of Sept. 15, about the remuner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my story "Gust of Wind", I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no desire to take the money you intend to send me, for the work above mentioned did take me no much time at all. I hope the said sum will be disposed at your will.

With thanks.

Truly yours.

Lusin.

现从英文译为中文：

中国，上海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

亲爱的伊罗生先生：

现答复您九月十五日来信中有关翻译我的小说《风波》的报酬一事，我想通知您，我不想接收您要寄给我的钱，因为上述这项工作并没有占用我多少时间。我希望这笔款子全由您随意处理。

多谢。

鲁迅

据伊罗生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的信中说：鲁迅的小说《风波》，发表在纽约一九三五年九月出版的《小说杂志》（“Story Magazine”）上，稿酬是美金二十二元五角，但鲁迅没有接收。又这封英文信大概是鲁迅请什么人代写的。

三、 《草鞋脚》小说集的编成和出版

《草鞋脚》这本小说集，是在一九三四年开始收集，在一九三五年编译完毕，但这本书并没有立即出版。据伊罗生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新写的《引言》中说，最初曾有一位知名的纽约出版家愿意出版，但后来由于某一些原因和考虑到读者的兴趣，就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这样就束之高阁。直到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坎布里奇城为了接待一位来访的中国朋友而举行的招待会上，伊罗生的夫人维奥拉·姚白森和哈佛大学的文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才又谈起这本书。当晚他们立即从旧的文件柜中找出原有的译稿，其中包括鲁迅和茅盾的书信和手稿。麻省理工学院出版部的负责人迈克尔·康诺利愿意出版这本书。这样到了一九七四年，这本被搁置了四十年之久的小小说集就出版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草鞋脚》这本书，在封套上并没有鲁迅当年用墨笔题写的《草鞋脚》三个中文字，却改印了鲁迅的手迹：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在书的卷首，印有鲁迅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照的那张相片（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前面印的，也是这张照片），旁边有鲁迅的亲笔题字：“鲁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上海”，这也就是鲁迅“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饌，为伊君夫妇饯行”的日子。里封面上印有：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三年中国短篇小说集

草鞋脚

哈罗德·艾萨克斯编

鲁迅序

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英国 伦敦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部

书前的题词，是鲁迅讲的有关“草鞋脚”的一段话，现根据英文翻译如下：

……〔那些知识分子贵族〕占有了旧的中国文艺园地，他们穿着他们光亮的皮鞋踏进去。现在他们在里面牢牢坐定，却拒绝那些穿着破烂的草鞋的人踏进去。

查这几句话，是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应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研究社之请时讲的。鲁迅当天的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现据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世界日报》的记载，鲁迅在演讲的开头处这样讲道：

这个题目应该从“五四”运动的时候讲起，那时所谓文艺园地，被旧的文学家，关住了，占领了，西装先生的皮鞋踏进了。……于是，那时一些文学家发生了斗争，结果，新文学家胜利了，他们占了当时的文坛。时代的进展，是没有停止的时候，不料想三四年前，下等人的泥腿插进了文坛，此时前者反对后者，即是皮鞋先生反对新兴普罗文学，因而他们说，左翼的文学家竟是拿卢布的。……

看来，伊罗生引用作为题词的几句话，是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发表在第二卷第一期英文《中国论坛》上的《鲁迅在北平》的新闻报导中引出来的，这样同原话就稍有出入。又鲁迅的《再论第三种人》这篇演讲，并未收入他的文集，现只能根据英文重译了。

《草鞋脚》这本书正文排列的次序，首先是鲁迅写的《〈草鞋脚〉小引》。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中，有他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也就是鲁迅为伊罗生夫妇钱行的前两天）写成的原序，是写在20行×20字和印有“OS原稿用纸”的稿纸上（据说这种稿纸是从日本内山书店买的），题名为《序言》。这篇《序言》的手稿，并不是鲁迅本人的手迹，而是由许广平誊写的抄件。经查对了《且介亭杂文》集中所发表的，只有一个字不同，即第二段中的“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这里的“就都成了”在抄件上是“就都变了”，其它字句完全相同。

接着就是伊罗生写的《引言》（“Introduction”）。他在一九三四年曾写过一篇《编者序言》（“Editor's preface”），其中说：

这本选集计划对最近十五年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一幅连贯的图画。这一计划可以用短篇小说来完成，因为它在整个这个时期内是主要的文学形式。本着这个目的，这本集子最初的选目是由鲁迅和茅盾拟定的。郑振铎教授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补充意见。……虽然最后的选择是在朋友们的经常建议和指导之下做出的，但是编者本人必须对这些选择负责任

到了一九七三年四月重写的《引言》中，伊罗生又指出：

这本翻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是在一九三四年收集起来的。编辑这本集子，目的在于介绍并说明当时刚刚进行了十五年的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情况。这些短篇小说是在鲁迅和茅盾的指导与商议之下编选出来的；鲁迅就是这场革命的缔造者和主要的作家之一；茅盾则是他的年轻的朋友和同事，在当时被认为是作家当中仅次于鲁迅本人的最重要的作家。编选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些实例来探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以从人道主义或是浪漫主义的影响开始，到了后来则在那些年代里席卷全国的重大事件的压力之下，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此后在书前即印有《作者介绍》。最先是鲁迅，这就是鲁迅写的第三个自传（见《集外集》中《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的《备考：自传》）。现在美国发现的，并不是鲁迅原来的手稿，而是由许广平抄在“OS原稿用纸”上的副本，共两面。第一面右上角有伊罗生用英文注明的“Autobiography of Lu Sin, translated 4 / 17 / 34”（“鲁迅自传，三四年四月十七日译”），看来这篇自传也是鲁迅应伊罗生之请而写的。伊罗生曾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访问过鲁迅，鲁迅就写了这篇序，很可能也是在为伊罗生夫妇饯行的那一晚连同相片一并交给伊罗生的。伊罗生在译文前面写了几句话：“在一九三四年，也就是在鲁迅逝世前两年，当编选这本书时，他为这本书写下了下列的传记材料”。

在鲁迅的自传后面，还发表了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丁玲、蒋光慈、适夷、胡也频、柔石、茅盾、丁九（应修人）、王统照，夏征农、东平、何谷天、殷夫等十五个人的传记。其中茅

盾、叶绍钧、王统照、夏征农、何谷天等人的传记，都是根据他们本人在一九三四年提供的自传材料写成的，茅盾写的《自传》的手稿，这次也在美国发现。至于丁九（应修人）的传记，则采用了楼适夷写的《修人活在我的心中》，译文见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日的《中国论坛》。

《草鞋脚》全书共选译了十六位作家的二十五篇作品，其中鲁迅的作品占五篇，茅盾的作品占三篇，叶绍钧、丁玲、适夷各占两篇，其他的人各一篇。这本集子虽名为小说集，但其中选译了郭沫若的三幕剧《卓文君》和殷夫的诗《血字》。所选作品最早的年代是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最晚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二年三篇，一九三三年七篇。全书目次是按作品发表的年代先后为顺序的：

鲁 迅：《狂人日记》（1918）

鲁 迅：《药》（1919）

鲁 迅：《孔乙己》（1919）

鲁 迅：《风波》（1920）

郭沫若：《卓文君》（三幕剧，节译）（1923）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

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1924）

鲁 迅：《伤逝》（1925）

丁 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

蒋光慈：《阿三》^①（1929）

^①蒋光慈的这篇小说，在瞿光熙编的《蒋光慈著译系年目录》（见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中未见到。译名为“Hassan”（《哈桑》），从内容看是写上海的一个印度巡捕红头阿三的事，因此疑“Hassan”即“阿三”。

- 适夷：《盐场》（1929）
 胡也频：《同居》（1930）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1930）
 茅盾：《喜剧》（1931）
 丁玲：《某夜》（1931）
 丁九：《金宝塔银宝塔》^①（1932）
 茅盾：《春蚕》（1932）
 茅盾：《秋收》（1932）
 叶绍钧：《多收了三五斗》（1933）
 王统照：《五十元》（1933）
 征农：《禾场上》（1933）
 东平：《通信员》（1933）
 何谷天：《雪地》（1933）
 适夷：《死》（1933）
 殷夫：《血字》（1933）

全书后面附有茅盾编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其中对《太阳》、《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奔流》、《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艺》、《春光》、《诗歌》、《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科学新闻》、《文艺新闻》、《榴华》等刊物作了介绍，鲁迅还在后面补写了一条厦门出版的文艺刊物《鹭华》。

最后再谈一下这本小说集的译者。据伊罗生的原序说，小说集中大部分作品的译稿，是由杨启琛（译音）女士翻译的，她也参加了最后定稿的工作。有些作品是由乔治·肯尼迪（George

^①丁九的小说译名为《三座宝塔》。

A. Kennedy) 翻译的, 他用过“水门汀”(Sze Ming-ting) 的译名, 实即“士敏土”(Cement) 的上海话的叫法。他翻译的小说, 曾发表在一九三二年春季的《中国论坛》上, 其中有鲁迅的《药》、《孔乙己》, 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丁玲的《某夜》、胡也频的《同居》、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茅盾的《喜剧》、丁九的《金宝塔银宝塔》, 殷夫的《血字》等作品。茅盾的《春蚕》出自冯余声之手, 何谷天的《雪地》和征农的《禾场上》, 是由杨潮翻译的。

当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新发现的鲁迅和茅盾的书信与手稿时, 我写了这篇文章, 作为对这些珍贵的手稿的初步研究。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于北京。

(动态)

世界目录巨著

一九八〇年初, 英国决定出版《不列颠图书馆一九七五年前印刷图书总目录》。这部总目录共360卷, 计划每月出版六、七卷, 每卷约五、六百页, 预计在一九八四年底以前出齐。

(李广宽)